

吴秋林 靖晓莉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居都

2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居都——一个仡佬族文化社区的叙述

7.1

贵州人民出版社

居部

居

都

2

贵州人民出版社

居都

居都——一个仡佬族文化社区的叙述

吴秋林——靖晓莉

guizhou minjianwenhua yanjiu congshu

责任编辑 胡世蓉
封面设计 曹琼德
技术设计 夏顺利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居 都

吴秋林 靖晓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1)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06 千字 5 插页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221-04288-8/C·52 定价:12.40 元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吴家萃

《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吴家萃

执行主编 徐新建

编 委 吴家萃 吴秋林 余未人 张建军

徐新建 奚晓青 章海荣 潘年英

总 策 划 余未人

貴州高金民間
文化寶庫 打開山
門 通向世界

貴方通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居都村后山的一棵祭祀树，树为冬青。

(本书作者摄)



居都村“将谷吃新”中的祭祀场景。

(吴立并摄)



用“水麻柳”树皮纤维织成的土布（吴立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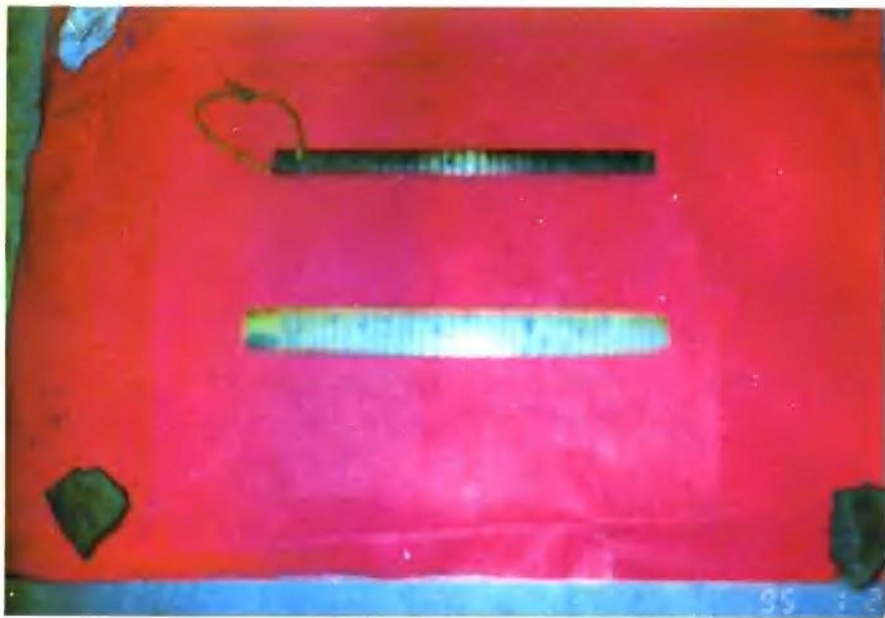
背扇人字花图案（吴立昇摄）。



在距居都 10 公里处的麻翁村见到的铜鼓（本书记者摄）。



在居都村多数房头都有的两个符号（本书作者摄）。



居都佬佬人的木刻（本书作者摄）。



位于居都后山上的居都杨姓“生基墓”（本书作者摄）。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研究贵州一个仡佬族文化社区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它从居都的人口构成、祭祀、婚丧习俗、婚姻状况、语言、观念,居都人与仡佬族的相互关联,以及居都人文化边缘性质等方面入手,描述探讨了居都仡佬族文化。在这些描述和探讨中,涉及了仡佬族的族源、山地文化类型特征和表现,古老的信仰形态与南方古国夜郎的关联,以及文化的边缘性探讨等问题。

An Introduction to Judu

This book is about the culture of a Gelao community, which is studied and described from the angles of its population, ritual and wedding ceremonies, its language, its value system,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elao people as well as its remote location.

In this book, the origin of the Gelao Nationality,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ts ancient religi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its southern neighbor——Yelang kingdom and its marginal culture are discussed here.

导 言

把居都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考察对象,似乎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某一个特定地域文化的关照;二是对贵州土地最古老民族之一的仡佬族文化的范例的剖析。然而实际上的意义并非仅此而已。如此近距离的、深入的、力求完备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对某一个“文化细胞”的探究和分析,本身就有一定的意义。另外,对贵州民族文化现象从理论上方法上的描述和论述努力,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

此书的论述和叙述,基本是围绕着这些内容来进行的。

多重的背景是论述居都的重要方面。通过它们,我们才能把居都的意义凸现出来。居都的概况、地理环境、人文生态等,相关着现代居都的生存;她的早期历史的推想和判断,又决定着今天居都人的族源、族属,以及人种的来源和人的性质、概况,还有将同时展现那个时代民族文化的生动的背景。

探究她的信仰和描述其信仰中的种种民族文化的机制,寻找她与遥远的历史文化的关联,亦很有意义。居都的仡佬族在民族节日的表述中,以“祭山、祭树”为大,以“杀牛吃新”为大。他们的这些祭祀与其他地方的仡佬族的祭祀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当显示他们共同的源流,“相异”的地方则有地域的、宗属的、分支的、迁徙的,以及古代分工上的诸多因素。在居都,

我们还看到分氏族(现表现为分姓氏)祭祀的行为。统一的社区性的祭祀活动在这里并不存在,让人们认同的东西只是祭祀的日期和方式,并且每一个姓氏的祭祀细节都被这一姓氏的人看重。这似乎是更为古老的事象表现,它显示了事象的古老和来源的久远。同时,也显示了居都仡佬族共同体构成的复杂性。

在居都,一般意义上的祖先崇拜系统不存在,鬼神的崇拜系统也不存在。现行的一般理解上应该存在的崇拜现象,与居都崇拜现象相比,两者的距离太远。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民族文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认识,与实际的样子有相当的差距。在居都,他们称呼我们呼之为山神(应该是我们自行理解的)的东西叫“坡头”;他们以灶为大,呼灶为“灶老者”,并不称为“灶神”。

居都的仡佬族也像汉族一样过春节,但却不知道“守岁”为何物;过春节也具一定的外形,但一点也不难看出,他们情感上似乎更看重自己民族的“年”,他们称之为“小年”。“小年”也许并不是他们对自己这个民族节日的称呼,而是相对汉族的春节而来的称呼。

他们的丧俗和婚俗多少年来一直受到汉族丧俗和婚俗的影响,方式、方法都有许多改变,但一些古老的观念却一直保持着,如新郎新娘不拜堂,不对拜,只在灶边对“灶老者”拜拜就行了;丧葬上有蛋卜穴地、上山不丢买路钱等习俗。

居都的婚姻的内部结构事象也很惊人。一贯至今的族内婚^①,稍有改变的近亲婚,这是居都婚姻结构的主调,溯源而上的历史已很难估量,但现今存在的形态应该很古老。

居都的语言一直在流失和保存之间斗争着,至今还保存着相对独立完整的有特色的母语,并且是现今生活中的第一母语,或者

① 这里的“族内婚”指的是民族内部的族别婚姻,更准确地讲是中国 50 年代“民族识别”后的族别婚姻,与“血族婚姻”有很大区别。

说跟汉语这一语言形成两个并存的母语^①。他们在村内外“自己人”面前都是说自己的母语——仡佬语,在与外界交流时又用的是自己的第二母语——汉语。他们的思维首先受第一母语的影响,然后也受汉语的影响。这里包括思想内容和行为方式两方面的影响。

他们的仡佬语言的存在与他们的婚姻密切相关,语言为他们提供了婚姻的联系和基础,而族内婚几乎又是居都至今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母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居都是仡佬族范畴内的事象,但居都并不是仡佬族本身;它与仡佬族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在表现上又与其他地区有较大的区别。仡佬族之于居都有什么意义?居都之于仡佬族又有什么意义呢?居都在地域上正好处于历史上的牂牁江流域,此流域人们普遍认为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夜郎国的中心地带。从现今的考察看,居都并没能从地理历史或历史地理上承袭点什么下来。但仡佬人是夜郎人的后裔,至少是重要后裔之一,又是为历史所承认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居都的文化已不能完整地表现她原有文化的全部信息,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已经消失,已经为其他的文化要素所替代。很明显,居都的文化已呈严重的不完整性,是一种文化“残片”式的存在。那么,在居都与地理历史似联系非联系的状况中,这一文化“残片”是从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情况下“漂”到此处,又如何保存至今的呢?

居都的文化存在在平淡中有神秘,在不以为然的对视中,它却睁着那双来自悠远历史的眼睛。

就总体上而言,居都的文化事象具有多重的边缘文化的性质,她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整合中几乎都处在一种文化的边缘与另一种文化的边缘的结合中。比如现今的居都文化,是一种经过整合的仡佬族的边缘性质的文化,可她现又处于与汉族的文化边缘的结

^① 参见第五章关于“双母语”的注释。

合部。

从文化潮流的角度而言，一定环境中的主导文化的意义已经丧失，但居都人独具风貌的文化仍然存在，她能带给我们许多东西。人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她似乎没有一个“值”的概念（因为值的本身也是一种人们建立在物的功利上的概念文化表现），但作为生活在某种文化形态中的人本身，他却有来自“物”的，即物质生活的质量和精神生活质量方面的“值”的判断，而文化的存在实在又从许多方面决定了上述东西。另外，一个在物的质量上和精神的品质上已趋于完整和精致的民族，对某种过去东西的回首又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明白地正确地叙述过去，她的进步才是可能的。